

世界

文学大师

鲁李主
越洁编

与

6

文学名著 世界文学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不可抗拒的诱惑！

浩浩荡荡的人类文明史，造就出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军，也造就了浩浩荡荡的文学作品。在这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军和文学作品中，能称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却不多。大师与名著虽然不多，却是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瑰宝，是文学星空中的璀璨明星。

人类要健康发展，则须不断地继承与发扬人类文明长河中最精华的部分。

然而人生有限，求知无涯。人的一生，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由于种种原因和限制，用来求知的时间却很少。用智慧武装起来的人，比用华丽衣裳装饰的人亮丽百倍。而智慧又是由素质决定的。而素质决非一朝一夕修养好的。一个素质高的人，肯定也是充满智慧的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的各方面素质都要高，各方面素质都要修养。就文学素质修养而言，凭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一生中也难把世界文学大师的名著读完读透（虽然名著不是很多），因此，想一览大师名著风范，就得寻求一条通往文学圣殿的捷径。基于此，我们组织了当今在文学界、文学评论界比较活跃的部分学者、教授、专家编写了这套《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为那些孜孜以求的学子以及渴望提高自身素质的人们铺一条红地毯，从而使他们轻松自如地步入文学的殿堂。

《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既有别于泛泛介绍世界文学大师的著作，又有别于改写、缩写世界文学名著的著作。它是把介绍世界文学大师及其名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对大师及其名著进行评介、赏析，一举三得，三位一体，三管齐下，使人们在了解文学大师之后，欣赏到大师的名著。由于文学大师的局限（历史的、环境的），大师的名著在艺术上也定有不同。既使同出于一位大师之手，有的作品是千古绝唱，有的则是昙花一现。因此，在编纂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经过再三甄选、反复斟酌才取舍的。入选的大师，未必十全十美；未入选的大师，也不一定没份量——这多少于编者的情愫有关。有些入选的名著，由于精华和糟粕共存（如薄迦丘的《十日谈》），我们只入选了精华部分。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忠于艺术，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尽量完美。我们的原则也只有一条：不以编者好恶入选大师及大师们的名著。

赏析方面的著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偏颇和缺点在所难免。加之今日之学者，大多采用当今文学评论最新观点和方法，争议和不成熟也是有的，请读者匡正、赐教——权且把名著的赏析当作一块砖吧。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得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界、文学评论界、出版界、在京各大院校师长们的指导，并参照了一些师长们的著述和观点，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并恳请广大读者特别是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95. 3 于北京

目 录

16 巴尔扎克

1.1 巴尔扎克	(1)
1.2 高老头	(3)
1.3 《高老头》赏析	(34)

17 梅里美

1.1 梅里美	(55)
1.2 马特奥·法尔高纳	(56)
1.3 《马特奥·法尔高纳》赏析	(60)
1.4 费德里戈	(62)
1.5 《费德里戈》赏析	(66)
1.6 卡门	(70)
1.7 《卡门》赏析	(85)

18 霍夫曼

1.1 霍夫曼	(93)
1.2 侏儒查黑斯	(94)

1.3《侏儒查黑斯》赏析 (105)

19 霍桑

- 1.1 霍桑 (110)
- 1.2 我的亲戚莫利纳斯少校 (111)
- 1.3《我的亲戚莫利纳斯少校》赏析 (119)
- 1.4 红字 (128)
- 1.5《红字》赏析 (147)

16 巴尔扎克

1.1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人类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艺术大师之一。他的创作标志着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高峰。

巴尔扎克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极其雄伟的文学抱负，立志并自信能成为大作家，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尊拿破仑塑像，在底座上巴尔扎克写着这样一行字：“他用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来完成！”他突破父母的阻挠，克服贫穷的压迫，战胜种种艰难困苦，经过1819至1828年十年的苦斗失败和探索，终于从1829年起创作出一部接一部引人注目的成功作品，成为名闻遐迩的伟大小说家。

巴尔扎克建立的文学丰碑，是以《人间喜剧》为总题目

的一系列小说，他本来计划写出 137 部作品，但最终完成了 91 部小说（其中六部原未列入计划内）。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习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实，结合几个相同性格的特点而组成典型，这样我也许可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即网络史。”这是对《人间喜剧》的基本成就和创作原则及方法的最好说明。

《人间喜剧》以编年史的方法描写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特别是 1816 年到 1848 年这一阶段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历史，反映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波旁王朝复辟年代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面貌。他用人物再现法（一个人物在几部小说中反复出场）和分类整理法（他把《人间喜剧》的作品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风俗研究又分为六个场景）将九十余部作品构成一体，并以它们表现封建贵族阶级衰亡和资产阶级发迹的新旧交替的总脉络使作品一线相贯。巴尔扎克的作品是认识十九世纪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可多得的伟大文献，是学习现实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技巧的宝库。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一个代表作，这部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鲍赛昂子爵夫人，是《人间喜剧》中首次登场人物，在其他作品中还将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老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而从内容上看，它又是《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角逐较量及其结果在这一小说中可见一斑。《高老头》的故事发生于 1819 年末至 1820 年初，是封建波旁王朝复辟

时期，但事件实际上开始于王朝复辟前的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

1.2 高老头

在巴黎偏僻、冷落、阴湿的平民区的圣·日内维新街上，一个五十来岁的寡妇，人们称为伏盖太太的，开了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伏盖公寓。那是1819年11月底的一个早晨，跟往天一样，男男女女十八个房客集中在楼下的饭厅里，象猪围着食槽一样围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饭。饭菜的好坏是女主人精确地按他们每人每月所交膳宿费的多少来区别对待的。不过公寓的价钱都很便宜，证明房客们或明或暗都受着贫穷的压迫。这里有退休的面条商高里奥老头，法科大学生欧也纳·拉斯蒂涅，医科大学生皮安训，来历不明、对什么人看来都温和、亲热，但又给人冷酷印象的中年男子伏脱冷（全体房客中伏盖太太把开大门的万能钥匙只交给了他一个人，使他半夜也可自由出入），瘦得皮包骨的老姑娘米旭诺（她说她没有结过婚，但人们猜度正是过多的谈情说爱和情欲无度才弄成这副形销骨立的模样），跟她形影不离的波阿莱先生（大概他从她肌肤之间遗留的白皙与细腻中看到了一点残余的美吧！），还有被百万富翁的父亲赶出门的泰伊番小姐——她娇弱，病态，简朴，她的基本色调是：痛苦，但无论身材和五官，配搭得都很巧妙。女人要有幸福才有诗意，要是她有了使女人返老还童的两样东西——衣着和情书，使她那双

忧郁的眼睛恢复光彩，使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东伊番小姐完全可以跟最美的姑娘见个高低。

巴黎真是一片海洋，放下探海器也没法测量这海洋的深度。不管有人已经花了多少心血多少功夫去探险过、描写过，你会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文学家都想不到去探访的事。伏盖公寓便是这些魔窟之一。高里奥老头就是一片处女地，就是一个谜。

在大革命中和拿破仑时靠做面条生意发了大财的高里奥，是1813年结束了买卖生涯住到伏盖太太的公寓里来的。他搬来时行李繁多，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一应俱全，且很讲究。那时他一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伏盖太太急忙把二楼三间一套的最好房间布置一新，让他居住。这个寡妇帮他整理东西时，见他服装数不胜数，炊具、餐具什物不是金的便是银的，还听说他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于是眼睛发亮，对他打起主意来了。那时高老头六十九岁，但在年已四十八岁而只承认三十九岁的伏盖太太眼中，他相貌体面，讨人喜欢，他那突出的腿肚子和方鼻子暗示他具备女人所重视的优点，精壮结实的身子说明他能把全副精神花在感情方面，善保养会穿扮又预告还能给女人诸多快乐。每天，他还要从高等学府多艺学校叫来一个理发师，替他做发型、扑粉和修饰。于是从高里奥住进来那天起，伏盖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便盘算怎样离开伏盖的坟墓，到高里奥身上去再生；她把这个念头放在欲火上烧烤，仿佛烤一只涂满油脂的母鸡，于是种种黄金梦便愈做愈美。如此这般，她在床上翻身又翻身，好象是表现各种美妙的身段，以致胖子女仆每

天早晨都看见她裤子上有个陷下去的窝。一到白天，她便扭着胖胖的身材，挺着饱满而颤颤耸耸的乳房，并特意去王宫市场采购了新衣新帽，把自己武装起来，整日在高老头面前尽多地亮相——那时她尊称他“尚里奥先生”。

但不久，寡妇确信她的美好希望只是一场空梦，她的一切挑逗和搔首弄姿都对他无用。她立即断定这个老色鬼一定另有所欢，于是她对他的敌视便超过先前的友谊。一个人向爱情的高峰攀登，中途可能休息；从怨恨的陡坡下滑，就难以留步了。从此，伏盖太太就称呼他为“高老头”。

那天一早，伏盖太太还没起床，就听见楼梯上绸衣悉索的声音，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轻巧地溜进高老头房里，打开房门的方式象有暗号似的。而且公寓门口还停着她的一辆豪华的马车呢。高老头向人们说明这是他的女儿，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的逻辑十分严密：要是果真有这样阔绰富有的女儿，他怎么会住到这穷酸的伏盖公寓来呢？！

大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子在晚上来拜访高老头。虽然这实在是第一次来过的同一个女儿，但由于服装、发式有了变化，又加了早访晚访形成的色彩光差，伏盖太太和女仆断定这是高老头养的第二情妇。

过几天，另一个女儿在早上来了，于是人们发现他有第三个情妇。这个女儿隔了几天在黄昏时穿着舞装来临，伏盖太太与女仆一起嚷叫：“第四个！”伏盖太太觉得一个富有的男子养四五个情妇是挺平常的，把情妇充作女儿也实在巧妙，他把她们叫到公寓里来，她也不以为怪，但一想到这是他对她冷落的原因，第二天她便开始称他为“老雄猫”了。

第二年年终，高老头交的膳宿费减为九百法郎，并要求

搬上三楼普通房间，于是房客们议论纷纷，伏盖太太要大家相信，高老头这个富有而古怪的好色鬼紧缩开支的原因是把钱化在成打成打的情妇身上了。

快满第三年时候，高老头的开支又节省了，他搬上四层楼，跟大学生拉斯蒂涅住一样的房间了，每月房钱饭钱也紧缩到最低额——四十五法郎，理发师再也不来了，烟也戒了。他的金钢钻、金烟匣、金链条、饰物，一样一样都不见了，华丽的服装也不见了，不分冬夏只穿一件粗呢大褂，不修边幅，脸黄肌瘦，眼圈发黑。如今证据确凿：高老头是个老色鬼，这一切变化都是由于他纵欲无度和服用那些使他继续纵欲的药物之故；那些药物是有副作用的。

到第四年，高老头完全变了样。七十二岁时的高老头，看上去不满四十，一个结实精壮的小财主，走路雄纠纠气昂昂，笑容也颇有青春气息，如今忽然一下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翁，老态龙钟，面如死灰，很难见有年轻女人再来看他了。房客们有的觉得他可憎，有的觉得他可怜，人们当着他的面爱怎么奚落他都无所顾忌了。到了 1819 年 11 月底，公寓里每个人都认定，高老头压根儿不曾有过妻室子女，荒淫无度使他成为一个人形的软体动物，他成了大家取笑、耻笑和嘲笑的对象。

高老头的谜是大学生拉斯蒂涅揭开的。那天晚上他深夜才从鲍赛昂子爵夫人邀请他去参加的舞会上回来，见隔壁高老头的房间里还有声响，他从锁孔往里一看，见高老头把镀金的银盘子及其他器皿放在翻倒的桌子横档上使劲地用粗绳子又绞又拉，最后在毯子上卷成了一根根银条。拉斯蒂涅决心要揭穿高老头的秘密。

欧也纳·拉斯蒂涅是从安古兰末乡下一个人口众多、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到巴黎来念法律的。家境清寒和父母的期望使他不得不用功求学，用学业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争取美好前程。但来巴黎后，第一年作业不多，尽可享受巴黎的繁华。他对五光十色、富丽堂皇的繁华世界，刚学会欣赏，便眼红了。他雄心奋发，决心要尽快地进入上流社会，走出一条比按部就班求取功名更迅速的飞黄腾达的捷径。这年回家过暑假，觉得家里年收入三千法郎的小小田地前途渺茫，老家简朴节省的习惯与灯红酒绿的巴黎贵人的挥霍相比简直有些丢人，连以前觉得那么美丽的妹妹，一当他联想到美的典型的巴黎妇人，也相形见绌。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对于权位的欲望和出人头地的愿望加强了十倍。但一当要付诸行动，他又狐疑不决，不知从何着手。没头没脑地用功是不行了，应酬交际很有必要，忽然他又想到女人对社会生活影响极大，必须征服几个可做他后台的妇女，跻身上流社会。再想到自己倜傥风流的仪表，容易迷住女人的阳刚美，不觉信心倍增。他从姑母的回信中搜寻家谱上各支各脉，终于找到了一位远房阔亲戚鲍赛昂子爵夫人。姑母写了封信交给拉斯蒂涅。一回巴黎他就把信交给这位夫人，夫人立即寄来一张第二天跳舞的请贴代替复信。

这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一个领袖。拉斯蒂涅第一次进入这金碧辉煌的客厅，就目瞪口呆，头晕眼花。单凭能在这里露面，就无异于一纸阔世家的证书，更用不着说他跟鲍赛昂夫人有亲戚关系了。在盛大的舞会上，争先恐后到来的巴黎女神们的鬓光钗影、珠光宝气使他目不暇接。他从这争艳群芳之中特别发现了一位叫人一见倾心的女人——阿娜斯达

齐·雷斯多伯爵夫人。她是巴黎身段最好看的美人之一，眼睛、手、脚、腰无不美丽动人。现在新派男儿已唾弃诸如“安琪儿”、“天仙”之类神话了，代之以形容美人的名称就是“纯血种的马”。雷斯多伯爵夫人就是一匹纯血种的马，或者干脆说是个迷人的女子。拉斯蒂涅设法在她扇子上登记了两次，因为巴黎当时舞场习惯，男子邀女子同舞，须预约，由女方在扇子上登记姓名，依次应邀。同时，他在第一次同她跳舞时就热情冲动地问她：“以后能在哪儿跟你见面呢？”这股冲动劲和这种问话正是女人最喜欢的，她回答：“森林、剧院、家里到处都可以。”而当下一场舞中他向她说明他是鲍赛昂夫人的表弟时，这位贵妇人立即邀请他随时上她家去玩了。就这样，渴望踏进上流社会，饥荒似地想弄一个女人的拉斯蒂涅，一夜之间就打通了两条大路通往高门大户：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雷斯多伯爵夫人。也正是这个夜里从舞会回来，他从锁孔里窥见了高老头拧银条的秘密。

但拉斯蒂涅怎么也没想到：阿娜斯达齐·雷斯多伯爵夫人竟会是高老头的大女儿！而且，无论是她或鲍赛昂夫人，都各有各的烦恼，这烦恼也许并不比他拉斯蒂涅少哩。

第二天下午，拉斯蒂涅穿得非常漂亮地去访问雷斯多伯爵夫人，由于没有马车，门口的仆役轻蔑地瞧了他一眼。他想到终有一天会扬眉吐气，才咬咬牙忍受住了。刚一进屋，豪华的享乐场面使他自惭形秽，当当差的要他在客厅稍等时，他竟不知怎么走，莽莽撞撞地冲进浴室，撞在浴缸上，险些把帽子掉在水缸里。下人在过道里窃笑，更使他狼狈不堪。

但就在这时，他发现巴黎第一号美人雷斯多伯爵夫人送出来的客人竟是高老头，而且在告别时还发出了亲吻的声音。

但找她的还有她的一个情夫，不久她丈夫也回来了，拉斯蒂涅不知底细在他们面前谈起他跟高老头同住一个公寓，伯爵和夫人一下板起了脸，对拉斯蒂涅分外冷淡，表示他是不被欢迎的人。拉斯蒂涅满腔委屈不平，就来到鲍赛昂子爵夫人家，不料夫人向说了许多知心话，在她那儿还遇见一位朗日夫人。他从她们那儿了解到了有关高老头的内情。原来，高里奥在大革命时代当过本区的区长，在饥荒时靠囤积面粉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他丧妻后，只有一种痴情，就是溺爱女儿，满足她们的一切需要，在她们可以结婚的年龄，他把财产几乎全部一分为二，分别分给两个女儿五、六十万法郎作嫁，自己只留下一万法郎左右进款，并按女儿的愿望，大女儿阿娜齐达斯嫁给了雷斯多伯爵，成了贵夫人；二女儿但斐纳嫁给银行家纽沁根。当时高老头想，两个女儿嫁了人，他等于有了两个家，自己有了两座靠山。他听女儿的话，生意也不做了，把商店全部盘出。女儿结婚之初，对高老头还将就，那时拿破仑当权。但后来波旁王朝一复辟，女婿就嫌老丈人做生意时跟公安委员会有过关系，觉得丢了他们的脸。高老头发现女儿也不大欢迎他了。他便牺牲自己的感情，很少去了，去也从后门进出，尽量不让女婿碰见。他自己就搬进了伏盖公寓。收入断了，靠退休金，而两个女儿见他手里还有钱，便不断来索取。正如那个精通世故的伏脱冷所说：“昨天在爵府的高堂上，今儿早晨在债主的脚下，这便是巴黎女人本相，丈夫要供给不起她们的挥霍，她们就出卖自己。要是你在巴黎妇女的心窝里掏一下，包你先发现债主，后看见情夫。要不她们会剖开母亲的肚子，搜刮地拿去摆架子。总而言之，她们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做得出。”高老头的女儿

就千方百计搜刮父亲，来满足自己各种需要。高老头那天晚上把器具绞成银条，就是为替大女还债，这个父亲把什么都给了。“二十年间他给了他的心血、他的慈爱；又在一天之间给了他的财产。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这是朗日太太对拉斯蒂涅谈到高老头时说的话，她还说：“什么叫女婿？女婿就是我们替他白养女儿的男人。我们把女儿当作心肝宝贝，抚养长大，我们和她有着成千成万的联系，她成了全家快乐的天使和洁白的灵魂，忽然女婿用爱情这把刀子把她同娘家拴着的感情全斩断。女儿就成了家庭的瘟神。昨天她是我们的性命，昨天她也把我们当作她的性命，今天她便成了我们的敌人。这种悲剧不是天天在演出吗？”

“社会真是又卑鄙又残忍！”鲍赛昂子爵夫人附和着说。不过她说出这句话，也表达了她的隐衷。这时的子爵夫人正是情场失意之时，她的情夫——葡萄牙最有名最有钱的贵族阿瞿达侯爵三年来同她交往一直情深意浓，甜蜜无比，两个人天真无邪地享受着缠绵柔情，容不得任何第三者干扰。每天下午两点以后，是阿瞿达侯爵登门来同她幽会的时候，这是上流社会人所共知的秘密，连她的丈夫鲍赛昂子爵也以身作则，不管心里如何，表面上也总尊重夫人同侯爵的这种奇特可疑的情谊。夫人上剧院，必定由丈夫和侯爵两人一起陪同，面老于世故的子爵把夫人和侯爵安顿好后，便借故走开。他不干预妻子的自由，因为他自己也要自由。但是不料堡垒内部出了问题，最近阿瞿达侯爵竟然要同洛希斐特小姐结婚了，这事上流社会知道了，婚姻即将由教堂公布，只剩鲍赛昂子爵夫人一个人蒙在鼓里。而洛希斐特既无贵族世家的门第，也并无鲍赛昂夫人的风度，她吸引阿瞿达侯爵的，就是

因为她家是个暴发户，每年有二十万法郎利息的陪嫁。这事对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打击是空前的，致命的。当远房表弟拉斯蒂涅在这个关口上来访，并向她表白为能求得进身之门，“愿意绕在你裙下，为你出生入死”时，子爵夫人问他：“你能为我杀人吗？”

“杀两个都可以！”拉斯蒂涅毫不思索地回答。

这使正面临被抛弃的厄运的子爵夫人感动了，不禁热泪盈眶地说：“孩子，你真是个孩子！你才会真诚地爱！”她对他深为关切，决心帮助他。她告诉他一整套处世之道：“你得以牙还牙对付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你可以测量出，女人堕落到了什么地步，男人虚荣到了什么地步！你越没有心肝，就高升得越快。你得不留情地打击别人，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愿望的最高峰。社会不过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团。你别做傻子，也别做骗子，你可利用我的名气去达到目的，我把我的姓氏借给你。”她还具体地指点拉斯蒂涅一条路径：去追求高老头的小女儿但斐纳——银行家纽沁根夫人。“只要你能做她的情人，她的对手和朋友都会跟她竞争，想把你夺过去，有些女人只喜欢别的女人挑中的男人。这一来所有女人都会一窝蜂的来追你了。那时你就走红了，而在巴黎，走红就是万事亨通，就是拿到了权势的金钥匙。那时你多大的欲望都能实现。”

“可是纽沁根太太怎么会对我垂青呢？”拉斯蒂涅问。

“纽沁根太太只消能进我的客厅，就是把她门前的街道到我别墅的街道一路上的灰土舐个干净也是愿意！她们这些中产阶级妇女，以为进了我的客厅就有了我们的风度和身份。你

可利用同我的关系，把她介绍到我这儿来，你便成了她的心肝宝贝了，她现在的情夫特·玛赛没把她放在眼里，你正好乘虚而入。”

回到伏盖公寓，拉斯蒂涅进入了气味难闻的饭厅，强烈的对比格外刺激他的野心：一边是高雅可爱的上流社会，阔绰而新鲜的排场，美妙精致的艺术品，入入活泼、热情、有诗意；另一边是溅满污泥的阴惨的画面，发霉的房间，寒酸的陈设，丑恶的形象，入入脸上只有被情欲扫荡过的遗迹。他眼前景象就等于是对鲍赛昂夫人的一席知心的教导的注解。他决定分两路进攻，去猎取财富：既靠学问，又靠爱情，即既成为博学之士，又做风流人物。他更加接近和关心高老头了，因此他在一次饭桌上向奚落高老头的人们宣布：“从今以后，谁再欺负高老头，就是欺负我，他比我们都强！”他指的是高老头的动人的父爱。同时，拉斯蒂涅认为当务之急，是弄到一笔钱，以便作进入社交场的需要，于是他向母亲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求援信，说明自己正处在争取前程的成败之关键时刻，急需一千五百法郎，否则他会痛苦自杀。他要父母完全信任他要钱是用于正道，一旦成功就会加倍报答他们。同时他还给两个妹妹写了一封同样动人的信求援，并要求她们对父母保密。收信后，他的母亲节衣缩食，卖掉首饰，凑足了一千五百元寄给他，并回了一封同样十分动人的信。两个妹妹把准备买装饰品的全部现金三百五十法郎寄给了他，也回了封十分动人的信。这使拉斯蒂涅感激涕零，同时又为自己榨取亲人的血汗而不安。他立即请来裁缝，添置时髦新装。

能把别人心里隐藏最深的秘密看得清清楚楚的伏脱冷。